

登山者行走法則

鳳凰輕吐火舌，我們站在巨大的刀口前。

曙光在宇宙邊緣燃燒，破碎的之字路上，真理的追隨者行列，比獵戶座還亮。時值三月中旬，距離玉山主峰一公里處，巉巖如鋸，皚雪彷彿游龍滑走冰刃，幽碧而鋒芒猙獰。從南峰叉路口至主北峰風口，垂直陡升約三百公尺，迷濛的人煙氤氳透著粗喘鼻息，海拔接近三千九百公尺處，狂風呼嘯，飛岩走石，危峻狼籍的兵荒馬亂，人類的心跳和腳步皆亂了陣。

登山行者有套自成一格的行走步伐。在腰繞的直行陡上坡，上半身需保持平穩微彎而放鬆，與地面成平行狀，前腳放鬆，以大腿向前跨進帶動小腿邁步，後腳則曲膝成く字型以支撐身體主要重量。我僵硬地專注於屈膝、邁步兩個動作，感受腳趾、腳掌到腳後跟連貫的施力點。然而坡度陡峭的雪地過於濕滑難行，腳趾一不留神使了力，小腿肌肉便緊繃而方寸大亂。

短短幾步路程，我卻走得險疑而舉棋不定。

彷若新生兒學步。

一歲時，在一片洪荒初始的混沌中，嬰兒赤手赤腳地學習爬行，原始而獸性地感知土地的脈動，撫觸冰冷而柔軟，嬰孩潛意識浮動地用黏濕的舌舔舐掌心、指縫間髒臭的黃土。四肢爬行，是裸身的初生之犢出於動物本能地攫取肉體摩挲的慾望。

待至三歲，幼兒挺然起身，雙手如滑翼，自父母庇護的暖巢傲然飛翔，步履偶然蹣跚，並不影響圓潤飽滿的身軀在文明社會中跌撞。萬獸之靈以強健的雙腳疾走於水泥叢林，學步的記憶早已湮沒在漫長而遙遠的演化過程。

然而父親這一生，卻總是學步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小兒麻痺風行，這一年出生的父親，沒能躲過疾病的火吻。高燒如湧流急退，焚燒後的餘燼在父親的雙腿烙燙殘酷的印記。父親雖大難不死，卻無後福，是故天降大難於斯人之腳也，六個月大的嬰孩，左腳枯萎如春後的蓓蕾，凋敝而行走能力盡失。右腳雖能勉強使上一點力，仍是萎縮垂軟，盛夏熟睡的雞母蟲，無力蛻化成蟬，餘生如死屍般被裹覆在沙土的苞芽裡。

打從我有記憶以來，父親並不曾教我如何走路。

我模仿父親疲於使用拐杖時的行走方式，拖長懦弱的雙腿，撐直手肘，恣意妄為地在地面前後滑行。我不能臆測一個幼兒如此滑稽可笑的學步，會是多麼殘酷地刺痛父親的心。漸漸地，我的模仿對象轉移至雙腿直立行走的常人，懶笨的細肢仍蹣跚難行，跌倒時，我嚎啕大哭，和同齡幼兒如出一轍，然而父親並不像其他父母慌亂急迫地向前扶起幼兒，相反地，父親見我滿身是灰地跌坐在地上，只是冷然而睥睨地說道：「站起來。」

站起來。

往後，我和父親便抱持如此距離。不長不短，約是一米，足以令他完整地觀看我摔跤且哭得唏哩哇啦，卻無需伸手將我拉起的距離。

「站起來。」

我從此便不在他面前失足了。少女時期我封閉內心，和父親如兩個銅牆鐵壁做的堡壘，各自據守於屋子的隅角。在母親離開後，更是如此。父親偶然在我的面前失足，他並不要我扶他，自己咬牙撐著拐杖站起來。在他看來，他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，卻沒想到，我們該是相互扶持的一家人，而非各自安好的過客。

我曾聽伯父講起，父親在染病後喪失行走能力。學步時，還細幼的雙手撐著比腕骨粗的柺杖，站起，軟倒，站起，軟倒，柺杖壓得他全身上下都是瘀青。奶奶卻碰也不碰父親的手，只肅然地說道：「站起來。」父親不能從人類的演化過程學習走路，每個步伐的記憶，是掌心觸碰地板時椎心的寒冷，尖銳的瀝青，舔舐掌心的鐵鏽味。四肢爬行，是殘身的初生之犢出於本能地攫取前進的慾望。

母鳥為克服幼鳥離巢飛行的恐懼，常在幼鳥展翅的剎那出其不意地推牠一把。以堅強作為淡漠的理由，便世代在這個家庭繁衍下去。我時常忘記父親與我是血濃於水的親人，當我和父親以在彼此面前摔跤為恥時。

直至父親再也無法隱匿他的軟弱。

平日午後，醫院來了通緊急電話，說父親出了場嚴重車禍。趕到急診室，醫生對著 X 光檢測報告結果解釋，父親的右股股肱粉碎性骨折，需立即開刀植入骨釘。我到父親的病床旁，護理師正為父親更換手術衣，床簾掩上。

裡面一個護士突然將尿布塊遞給我，急聲喊道：「人手不夠，妳來幫忙換尿布。」我心裡一陣慌亂，忙揭開床簾，父親赤裸的下身赫然入目，我一下子彷彿遭電擊，心臟從橫膈膜跌落。

那是一雙嬰孩的腿。柔軟地蜷曲在生殖器兩側，彷彿兩片慘澹的白玫瑰花瓣。父親已然痛暈過去，嬌小的身軀側垂在裹淡紅色床布的病床，如著床在母親子宮裡的胚胎。我的手顫抖得太厲害，護士嫌我手腳慢，三兩下把尿布從我手裡搶去替父親裹上。父親微睜開雙眼，我們隔著巨大的鴻溝，在無邊的黑暗中相視。他的眼神膽怯而畏縮，我想和我一樣。父親很快地被推進手術室，眼眶噙著的淚珠在門關上剎那，才急迫地滑落。

我望著手術室外蒼白的牆，心中一陣痠軟。適才，在護士面前，我們這對父女表現得如此見外。共同生活十餘年，父親總是打理得衣衫完整，短袖襯衫配上不剪褲管的西裝褲，不絲一苟地繫上油亮的黑色皮帶，踝上短襪，白色球鞋。我甚至不曾見過父親在炎熱的夏日裡只穿一件汗衫背心和四角內褲。父親一身體面地將缺陷隔絕在外，將自我的軟弱築起高牆。

牆，倒塌了。我不禁搖頭苦笑，就在霎那，我和父親建築十餘年的攻防瓦解了，我們被迫成為兩隻無殼蝸牛，坦誠佈公地和解。

父親這一生，總是學步。

在知天命的年紀，原本尚能使上力點地的右腳，幾乎喪失功能。父親欲從病床起身上廁所，手撐著移動式便盆，重心轉移不當，一個失手打翻便盆，雙腿無力，跌坐在床側。我正在病房外裝水，聽得哀嚎聲，探進房內，只見父親掙紅了臉，雙手拉著病床床架欲奮力起身。我急忙上前想伸手拉父親一把，他一如往昔撥開我的手，說道：「免啦，我尚年可以自己站起來，現在也可以...」

「爸！」

「以前我跌倒，多希望你拉我起來...現在你真的沒辦法站起來了，就讓我好好看顧你！」

父親沉默，眼神膽怯而瑟縮。我想我和父親都是佛洛伊德依附理論中闡述的迴避型依附關係。母親盼望孩子堅強而表現疏離，這股親人間的陌生感，是在毫無表達感情能力的上一代，最常被濫用的自我保護機制。然而，這不代表事情沒有轉圜的餘地。

父親雖學步一生，在五十歲的那年，我伸出了手，從此，有我陪著他學步。

「爸，你右腳稍微點地就好...會痛喔？安餒咱來去歇睏。」

事實上，不僅僅是父親，人的一生，都在學習如何成為一個行者。

主北風口至玉山主峰三角點，距離短短五百公尺，亂石嶙峋，地形脆弱險惡，需手腳並用始能攀登。絕多數登山者至風口擋土鐵網走廊，即捨棄登山杖，以便拉著鐵鍊攻頂。水氣蒸騰，腳下是一整片嘉南平原，燈火微醺，荖濃溪一路蜿蜒至沉睡的盡頭。鐵鍊全然結凍，手套未戴好而露出一節指節險些黏著了，使勁從鐵鍊拔下來，已凍成紫黑色。我攀爬在幾近垂直的岩面，尋找遙遠的記憶裡，在一片洪荒初始的混沌中，土地脈動的痕跡。

來自靈魂深處的既視感，是否為演化的產物？打從三歲開始，我便捨棄四肢爬行，僅以雙腳敷衍地感知大地。在毫無秩序的破碎地形，任何慣用的行走方式皆是錯誤。僅有屏氣凝神地感受橫跨的步伐是否紮實地踏在落腳點，指掌是否穩固地扯實鐵鍊，方能朝著三角基石前行。

我曾問父親此生最大的遺憾為何？父親說，沒什麼事能真正限制一個瘸子，唯獨登山，登上東亞最高峰，玉山主峰，是四肢健全的行者獨有的視野。我告訴父親，您的血脈，您的女兒，辦得到。

於是我成為實踐的行者，背上十來公斤重的裝備，在銀白的聖路上，踽踽而行，僅為窺見父親那窮盡一生而不得的視野。

登頂了，在拔地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，我望著閃耀金黃色流光的東方，輕聲地問。

父親，您的制高點，會是哪裡呢？